



鐵馬風塵

中國青年出版社

目 录

序.....	王寿臣	1
伟哉共产党.....	陶峙岳	10
最后的较量.....	谢正浩	17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赵光远	27
古都重光.....	高 锐	37
拓荒散记.....	宋英奇	47
深情的足迹.....	王寿臣	56
特殊使命.....	张奎魁	79
同 胞.....	张生生	95
月到中秋.....	李福智	105
永乐暴动.....	李振海	116
武装采购队.....	李辅臣	127
和平渠礼赞.....		137
芬芳的第二农场带.....	马秋庆 张奎魁	146
北疆剿匪亲历记.....	岳云芳	156
奇迹的开拓.....	郝长流	169

艰辛的历程.....	陈万春	179
路.....	李志新	187
高歌四十年.....	闵长庆 曹平林	201
希望之路.....	李守谦	210
啊, 中国.....	张赴先	218
大黄山春秋.....	王新农	228
随赵锡光起义.....	汪 芬	235
第二次生命.....	张国权	246
风雨同舟.....	贺岳奎	254

纪实之页

李振海.....	闵长庆	262
明珠璀璨.....	王 旭	287
丰 碑.....	梁彤瑾	295
绿色的准噶尔.....	范家昌	303
冲刺在起跑线上.....	常强 海晓	316
盲流曲.....	王建华	323
戈壁历险记.....	鲁斐 四合 伯诚	337
山洪到来的时候.....	王建华	346

序

王寿臣

历史，是开拓者创造的。人类文明史册的每一页，无不浸透着开拓者的心血和汗水。

一支二十六万之众的军垦大军，在准噶尔盆地南缘的万古荒原上，开拓出一块纵横千里的绿洲，这在全世界每年有600万公顷土地变成沙漠，平均每五人中就有一人受沙漠化危害的今天，确实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铁马风尘》集集的二十几位作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再现了开拓者火热的斗争生活，感人的精神风貌，以及曲折迂回、充满创业艰辛而又充满热血的战斗历程。作为一名老军垦战士，读起来，我感到十分亲切，掩卷之后，不禁浮想联翩。

新中国诞生后，开发建设新疆的伟业是从发展军垦拉开序幕的，在当代新疆的军垦史诗中，农六师占有光辉的一章。

1949年10月，当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震撼世界的时候，王震将军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一兵团二、六军十万健儿正日夜兼程挥戈西进。11月初，六军先遣团首抵边城迪化（今乌鲁木齐），旋即全师开赴北疆各地，把五星红旗插到了祖国的西大

门。

解放的新疆，彻底砸碎了各族人民身上的封建枷锁，她敞开博大的胸怀，迎接新中国第一代开拓者。伟大祖国的新疆，有亿万亩沉睡的处女地，有相当于黄、淮、海河总流量的冰川积雪和地下水源，有丰富的矿藏和光能资源。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从这里通向欧亚各国，成为传播文明、交流经济、建立友谊的桥梁。部队刚进疆时，展现在眼前的是百业凋敝，民不聊生。首府迪化破烂不堪，满目疮痍。土墙矮檐下到处盘脚坐着伸手行乞的维吾尔族老人。新疆的工业，简直是一片空白，连一斤钢铁，一尺纱锭也不能生产。由于工业产品奇缺，农牧民只能以货换货，任人剥削。一百公斤小麦只能换回一块茶叶，十公斤羊毛只能换一盒“洋火”。

肩负着保卫边疆任务的人民解放军将士，深刻地认识到解放新疆只是第一步，建设新疆的任务更光荣更艰巨更伟大。

早在进疆之前，党中央就指示进疆部队，要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王震同志和王恩茂同志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兵临酒泉时，就着手策划未来的新疆经济建设，罗致建设人才，打造垦荒工具，收集种籽，并亲自组织专人护送一大批骡马进疆，以备将来屯垦生产之用。

新疆和平解放之始，百废待兴。王震将军向部队发出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提镢，劳武结合，屯垦戍边，节衣缩食，自力更生，在天山南北建设几十个南泥湾。他戎装未卸，征尘未洗，就带着技术人员深入万古荒原，勘察设计、制定了新疆军垦的蓝图，从而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军垦帷幕。

1951年秋天，为了给大规模发展军垦农场提供经验，老红军郑云彪带着一支垦荒队伍，来到准噶尔盆地南缘的梧桐沟子安营扎寨，打响了开发万古荒原的战斗。

创业之艰辛，实难以想象。战士们穴地而居，化雪为饮；没有粮食，盐水煮野菜；没有耕畜，挽起胳膊人拉犁。一步一滴汗水，一犁一声呵哼。脚下，沃土翻起泥浪；胸中，高亢战歌涌起，一个石破天换地的故事就在这旷古荒原上编织着。

星星荒队的雄风犹如一支神奇的彩笔，挥洒在渺无人烟的荒原上，点染出一片美丽的绿洲，描绘出一个崭新的天地。

1952年3月5日，王震将军亲自命名的八一农场成立了。这是驻疆人民解放军创办的第一个农场。是军垦大花园中东风第一枝。一花引来百花开，天山南北，塔河两岸，伊犁河谷，阿尔泰山麓，相继开拓出一千五百余万亩良田，一百六十九个军垦农场建成了，绵延数千里的农场带，如银河闪烁，似百花争艳，香飘神州大地。兵团政委张仲翰同志欣然命笔：“十万雄师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风光无限好，何须争返玉门关。”

党中央决定二十二兵团集体转业，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率先成立。她由原新疆军区八一农场、六军直属农场和十七师大部组成。这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和久经战斗的英雄部队。她历经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特别是抗战胜利前后，这支英雄的部队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1943年，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和进攻，党中央把他们从晋冀察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调回陕北，组成新四旅和教导旅，直接受彭总指挥。在保卫延安战斗中激战七昼夜，继而转战大西北，彻底粉碎了胡宗南对陕北的重点边攻。进军新疆以后，瀚海剿匪，北疆戍边，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土地改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52年2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下达了组建农业建设第六师的命令：“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

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为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

历史向前推进，农垦事业飞速发展。三十八年过去了，英雄的农六师农垦战士没有辜负领袖的教导和时代的希望，他们在“平沙万里不见绿，荒草凄凄绝人烟”的准噶尔盆地上，创造出无与伦比的光辉业绩。在东起北塔山麓，西至玛纳斯河畔，南抵天山雪峰，北到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建成了一个横亘一千余里的第二农场带，成为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屏障。辽阔的垦区，芳草萋萋，新柳绵绵，阡陌纵横，嘉禾盈畴。二十九个农场、牧场、工厂、矿山，一百多家场办工矿企业，数千多个家庭农场，组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农工商联合企业。绿洲中央新崛起的农垦五家渠新城，就是一座开拓者的丰碑。

五家渠新城美丽、繁荣、文明。是农六师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作为乌鲁木齐第一个卫星城，如今已成了新兴的旅游地。她既有现代城市的繁荣，又有乡村的恬静，既有热闹的市区，又有绿树掩映的庭院。她以自己明洁朴素的风姿，深受中外游客的青睐。她是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城。农六师的建设坚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济的方针，建设了以十九个农牧场为基础的稳固的商品粮、棉、油、瓜、糖料基地，以汽车改装、煤炭、制革、机械等十几家工矿为骨干，数百家厂办企业为基础的独立工业体系；以座落在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中山、准噶尔两座综合贸易大厦为窗口，包括数百家农垦商店的流通渠道，使产、供、销形成“一条龙”。这里生产的钢铁、机械、煤炭、皮革、水泥、建材、纸、食糖、食品畅销全疆，大型轿车奔驰在新疆各地，皮革制品、水泵、洗衣粉、哈密瓜、打瓜籽、玫瑰油、红花色素、瓜汁瓜酱远销国内外，有十五种产品填补了自治区工业生产空白，十九种工业产品受到自治区、西北和

国家奖励。

农六师垦区大部地处天山北麓冲积平原，土地盐碱大，有的高达14%，军垦战士和技术人员在实践中掌握了盐碱和水的运动规律，采取了一系列治碱改土措施，有效地治理了盐碱，培育了抗碱良种，创造了棉花亩产200公斤，玉米亩产1000公斤，小麦亩产超千斤的高产纪录，培育出了名闻全国的哈密瓜新品种“网纹香梨”、“含笑”，优质红花、玫瑰花、啤酒花，每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一亿多公斤、油料一千多万公斤，棉花近十万担、肉类数千吨，商品瓜十五万多吨。

森林是绿色的宝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千里垦区慢行，到处可以看到绿树掩映的柏油路，林带环绕的方正条田，郁郁葱葱的庄稼，果实累累的果园。戈壁美如画，大漠披新绿，农田有屏障。一百多万亩良田实现了林网化，一大批农场实现了林苑化，五家渠和各农场场部新镇正在绿化、美化、香化。全师造林十多万亩，一座森林公园奇迹般地出现在戈壁滩上，闻名遐尔，招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

从1950年修建和平渠开始，军垦战士修建了十二座平原水库，库容量四亿五千多万立方，戈壁水长流，大漠稻花香，战士归来鱼满舱，北国塞外变成了名符其实的江南鱼米之乡。

在生产发展中，军垦战士主动把地面水让给地方群众，另辟新径，向地下要水，1963年在枣园建成新疆第一个井灌农场。三十多年来，打井一千多眼，开采地下水三亿五千多万立方，建成了十多个井灌农场，大规模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不断地提高科学种田水平，从顶凌播种到航空作业、模式生产，几十种科学新技术在垦区推广应用，改变了生产条件，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军垦生产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大大迈进了一步。

军垦事业的蓬勃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从五十年代起就有大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踏上丝绸之路，奔赴天山脚下的军垦农场。许多长期在农场工作的科技人员、干部、工人拒绝内地的高薪聘请，自愿扎根边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已成风气。在吸引外来人材的同时，加强了对军垦子弟的培养，普及了初中教育，办起了三百多所中、小学，中专技术学校，办起了四百多所医院、卫生所，兴建了一大批俱乐部、影剧院，体育场，文化室，陶冶了职工的情操，提高了职工的文化素质。

“农六师三十年如一日，坚持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从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各方面支援周围乡村发展生产，密切了军民鱼水情，受到各族群众交口称赞。

“农六师是一个多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包括汉、回、哈、维、蒙、满、锡伯、壮、苗、东乡、瑶、撒拉等二十一个民族的二十六万兄弟姐妹，来自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他们和睦相处，共同开拓，耕耘、创造、收获，繁衍生息，用勤劳的双手，聪明的才智改变了大自然的贫脊，在祖国地图的空白处，写下了最新最美的文字，画下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世界上是没有直路的，奋进的道路上往往布满荆棘，充满坎坷。农六师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从1952年军垦第一犁到1966年文革开始，军垦生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十四年开荒124万亩，创建了十三个农牧场，八个工矿企业，实现了粮油上交，财务盈利，经济发展，人丁兴旺的局面。但是文革动乱，农六师是重灾区，一大批屯垦创业的功臣被打倒了；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好党员被关押、批斗，有的被杀害；生产倒退，人心涣散；社会秩序混乱，财务亏损，吃粮回销，经济濒临崩溃。时穷节乃现，正气万古存。即使是黑云压城，“四害”

猖獗，极左路线十分严重的时候，仍有一批真正的革命者面对“四人帮”的淫威奋斗着，使千辛万苦创建的军垦事业免于毁灭。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六师赢来了大发展时期，各民族军垦战士紧裹创伤收拾旧山河，同心同德重整家业。经过三年调整，一举扭转了长达十五年的亏损。“六五”期间，各族军垦战士锐意改革进取，收到可喜成绩，五年里工农业总产值和人均收入同步翻了一番。1986年职工人均收入690元，国民收入874元，高于自治区和全国平均水平。1987年粮食总产达到3.8亿公斤，比1969年增长十倍；三十年为国家创造产值二十多亿元。

农六师的发展建设，从一开始就得到党中央和自治区以及全国各省市领导同志的关怀、帮助和支持。彭德怀、贺龙、胡耀邦、王震、乔石、习仲勋、秦基伟、荣毅仁、王首道、江华、杨静仁、王恩茂、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到垦区视察和指导工作的情景永远留在军垦战士的记忆中！

1949年冬天，治理乌鲁木齐河的战斗打响了，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王震和罗元发、张贤德、程悦长等领导同志同战士们一起拉石修渠，当将军和士兵肩并肩拉着爬犁从三甬碑沿街而下时。他们的睫毛结上霜花，身上挂满冰凌。边城沸腾了，各族群众奔走相告，自从盘古开天，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官兵。他们纵情高呼：“解放军亚克西！”

1950年3月，春风吹拂着解冻的大地，四十九团战士正在下四工开展开荒竞赛。彭总来了，他抡起一把砍土钡干了起来。休息时间战士们席地而坐，倾心笑谈：“好多年没种地了，身子骨都娇嫩了，过去给地主种地，现在做了土地的主人，可要好好种啊！”

1952年深秋，八一农场的军垦战士把第一批粮食送到军区，运粮车上插着一面红旗，上面写着“爱国粮”。王震同志亲自给运粮战士戴上了大红花；

1960年，朱老总亲书：“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以赠农六师全体指战员；

1965年，贺老总到垦区视察，他掬起井水一饮而尽，连声说：“好甜，好甜！”

1983年，胡耀邦同志在五家渠新城挥毫题词：“向在保卫边疆，建设新疆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干部、战士致敬”。并勉励农六师争当兵团的排头兵；

1985年王震同志陪同日中友好人士代表团到六师参观，看到军垦战士在戈壁滩上创建的业绩，一位日本友人走到王震跟前，深鞠一躬说：“我要向您和您的部下表示敬意！”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陈毅同志在视察了兵团时写道：“戈壁惊开新世界，天山涌起大波涛”。新疆军垦不仅创造了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新世界，而且铸造了一代富有特质的新人，磨砥了一个坚强的信念：“劳动能够翻天地，戈壁滩上盖花园”。

以老红军、老八路、老军垦为代表的一批老战士，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军垦事业，后来人以他们为榜样，前赴后继，英雄辈出。支边青年周春山扎根边疆、矢志不渝，把青春无私地献给了农场；转业军人张彩申泰山压顶不弯腰，为救战友献出宝贵生命；十八岁的年轻姑娘王猛筠为保卫水库跳进冰水中，成了中国的保尔；杨保孝，一位立过十次大功的老英雄，退休时还说：“我为党做的工作太少。”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杀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军垦战士正是这样的人，这样的脊梁。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对于他们的忘我劳动，无私奉献，这是最好的赞誉。

“新疆，甚至整个大西北，可能将是二十一世纪我国建设第一流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地。”在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中，新疆军垦将以其优越的条件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回首往昔峥嵘岁月，喜看今朝改革浪潮，展望未来前程似锦，我感到无限欣慰，无限喜悦，谨吟小诗一首作为本文的结语：

塞上屯垦三十年，
披荆斩棘斗风寒。
汗水浇出千里碧，
盐碱荒滩变良田。
更喜麦海起重浪，
天山南北赛江南。
军垦健儿多豪迈，
戈壁沙洲建家园。

伟哉共产党

陶峙岳

愈到暮年，愈加怀念新疆。随着光阴的流逝，这怀念之情愈加强烈。我怀念那里勤劳质朴的各族人民，怀念那与蓝天混为一体的博格达峰，怀念和我共同战斗过的百万军垦健儿……

我常和友人谈起新疆，谈她的伟大、富饶，也谈她的神秘与荒漠。不过，谈得最多的还是解放初期那场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屯垦场景，以及近几年农垦事业的巨大变化。

从新疆诞生那天起，我就坚定地相信，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才能在那古老的戈壁滩上开拓出人类的富有与文明……

新疆诞生不过三十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浪花，然而，金黄色的麦海，翠绿色的稻浪，却覆盖了天山南北。由于农业的迅猛发展，促进了“五业”并举，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举世无双、“五业”振兴的企业大托拉斯！

当天山南北两个芬芳的农场带兴盛的时候，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础工业和各类加工工业形成一个完整体系的时候，我不禁回顾起创业的前前后后……

伟哉共产党

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我率领国民党十万官兵，毅然举起了起义的大旗！新疆新生了！军队新生了！但起义以后，我的心情却日益沉重起来：国体更始，革命已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大量裁减战斗部队势在必行。而随我起义的十万官兵，以及为数众多的眷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都是农村中破产的农民和城市中的无产者，复员后，他们无房无地，出路何在呢？就在这时候，起义部队中一小撮反动分子，又连续制造了几起武装叛乱事件，最大的一起，便是震惊全国的“哈密黄金”案。

哈密叛乱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北京刘少奇同志家里作客。那是一天的正午，少奇同志对我说：“陶峙岳将军，您的部队出了乱子，快回去料理一下吧！”我听后虽然感到吃惊，但想不到问题如此严重。叛乱分子残酷地杀害了解放军的政工干部，纵火烧毁了沿街的房屋，抢劫了哈密银行的全部黄金和大量押品，使东疆上空阴云密布，政局动荡。我返疆后对主事者进行了严厉制裁！

这时候，我的心情更加忧虑：起义部队中叛乱迭起，这样的军队还能取信于民、取信于共产党吗？党中央还能相信我陶峙岳吗？两军在酒泉签订的和平条款，几经起义部队的破坏，会不会就此废止呢？这种忧虑不仅我个人有，几乎所有的起义将领都有。我担心，如果让起义官兵转业，弄到生活无望，前途渺茫，我们将愧对真心诚意随我起义的广大爱国官兵！

正当我焦急的时候，中央军委的命令来了：命令二十二兵团就地转业，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任命我为司令员，原任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

的张仲瀚同志为副政治委员。中央这一英明决策，使我大喜过望，我从心底喊出这样一句话：“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一扫我心头的云翳，顿觉心情轻松，精神振奋。共产党的伟大就在这里，说到做到，实事求是，给十万起义官兵和新疆的屯垦铺设了一条金光大道。

为民解倒悬

人民解放军确实是一支仁义之师，英勇善战，体恤民情，使我至为钦佩。

农六师（即十七师）是一支老部队，思想素质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自出师定宁以来，连战皆捷，屡建战功。该师程悦长师长，是一位很有战略头脑的军事首长，当剿匪战斗正激烈进行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各地的土壤、水源和垦植条件了。现在的蔡家湖、枣园和五家渠垦区，都是他在剿匪时选定的。

部队进疆以后，十七师的任务是极其繁重的。当时新疆匪患猖獗，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市面上物价飞涨，一些不法商人乘机抢购，囤积居奇，金融市场更是一片混乱。

十七师为解除各族人民的痛苦，稳定市场，率先成立了利民合作总社，并在泉子街、老奇台、青木萨尔、三台、奇台、水磨沟、塔城等地设立分社和门市部。在迪化，除总社的销售点外，又在大小十字、各主要街道，遍设销售网点。军师两级的运输车辆，从西安、兰州等地，源源不断将百货土杂商品运来，在全疆各地，压价出售，使那些哄抬物价的商人目瞪口呆，无所施其伎。特别是设立在各处的收购站和门市部，极大地方便了农牧民，他们的农副产品可以就近销售，随时能得到急需的日用百货。以往

山区的牧民卖羊困难，眼睁睁看着投机商人压价收购，任意盘剥牧现在不但就近可卖，也可以物换物，而且价格合理，因此，各族农牧民无不欢天喜地，齐声称颂共产党解放军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

为了解决迪化市居民的生活急需，合作社先后办起了碾米厂、榨油厂、屠宰场、养禽场、肥皂厂等。这些不起眼的小型加工厂，对当时连牙刷、脸盆、肥皂甚至莫合烟都要从苏联进口的迪化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特别是碾米厂和榨油厂，使迪化市的居民受益匪浅，他们再也不为吃饭东奔西跑，到处换米换油了。

由于十七师的工商业遍地开花，从而稳定了金融和商品市场，在迪化以及边远城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繁荣。

挥鋤为国家

我对党中央“屯垦戍边”的伟大战略决策由衷地拥护，而且坚定地相信，共产党领导，一定能干出前人所未敢干，也干不出的伟大事业。幅员辽阔的新疆，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当兵到种地，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全军上下人人要从头学起，特别是新疆的气候和种植条件与内地差异很大，因此学习新疆的耕种方法尤其重要。这要感谢新疆各族人民，是他们用心血和物质培育了这支农垦大军。从农具、畜力、种籽到水源，几乎完全由他们支援。播种和管理季节，那些有经验的老农，不讲自到，手把手地给战士们传授技术，现身说法，情如鱼水。

我们这些当干部的，除了向农民学习耕作技术外，还拼命地学习中国的、外国的农业管理和科学种田。当时西北野战军二、六军中的老干部战士中，有相当一部分经过南泥湾和金盆湾大生产运动，具有一定的农业知识，但最主要的是，他们将南泥湾精神

带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她在兵团这块肥沃的土壤里开花、结果。在耕作和管理上，他们创造性地同新疆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并加以利用。因此，可以这样概括：南泥湾精神陶冶了兵团；南泥湾经验武装了兵团。所以，指战员们的生产热情极为高涨。那年秋天，我驱车数千里，到南北疆视察各个垦区。部队的乐观精神，革命干劲，使我万分激动。

在垦区，我确实被眼前那幅波澜壮阔的垦荒场景吸引住了。天山南北，塔河两岸，纵横数千里，到处是飘扬的战旗，到处是垦荒的大军；还有那上下翻飞的砍土钎和爽朗的欢声笑语……但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农六师的蔡家湖垦区。

那一天，我和程悦长、郑云彪等同志由迪化出发，绕道八一农场到了蔡家湖。真是名不虚传，这里芦苇冲天，积水遍地，腐烂的苇叶，散发出难闻的恶臭。苇塘里，成群的大蚊子嗡嗡作响，不停地向人们进攻。正走间，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人声。我们循声走去，芦苇越来越深，蚊虫也越来越多，脚下泥泞不堪，稍不注意，鞋子就会陷进泥里。

我们穿过一片遮天蔽日的芦苇，突然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抬眼望去，是一片方圆千余亩大的盆地，几百名战士正在围垦。走到跟前，我呆住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如此壮观的场景：指战员们一个个赤身露体，只穿一条裤头。在炎热的阳光下，他们挥舞着砍土钎，说说笑笑，同猎猎作响的战旗相辉映。我奇怪的是，指战员们的脸上、身上，全抹着一层黑色的污泥。经过营长介绍，才知道是防蚊子的，抹泥虽然难受，但比蚊子叮咬强得多。刚进入垦区时，很多指战员的手脸被蚊虫叮肿，抹泥巴是战士们在缺少防蚊药品的情况下创造的土办法。

在砍土钎的飞舞中，苇湖在慢慢缩小。突然间，几只被困在湖心的恶狼，自知领地难保，左冲右突，狂奔、嗥叫，却不敢冲